

胡人遙集與邦國來朝

羅丰

南北朝時政治動蕩，文化上則呈現出多元化的傾向，江左政權與周邊政權、人羣的交流並未因政權的更替而出現中斷。相反，他們之間互動頻頻，交往程度超乎想像。最能體現南朝與周邊國家、部族互動關係的形象材料，莫過於〈職貢圖〉。而最為著名的〈職貢圖〉又莫過於傳為梁元帝蕭繹摹本的舊藏南京博物院宋本，此本為學界所熟知。¹ 其實國立故宮博物院（以下簡稱故宮）所藏傳為閻立本〈王會圖〉和南唐顧德謙摹本〈梁元帝蕃客入朝圖〉，或許是另外類似的傳摹本，值得進一步關注。它們在國、族名稱方面的一些特徵顯示出與傳為梁元帝〈職貢圖〉有某種承襲關係。仔細地評判畫面中的人物和代表國順序，有助於我們瞭解繪畫製作時期的國際政治關係，進一步印證繪製者的所謂職貢題材，是現實的描繪，還是其心中的幻象。

故宮藏傳閻立本（?-673）紙本〈王會圖〉（圖1），全卷尺寸為長238.6公分，寬28公分。引首「乾隆御筆」行書題「重譯共球」四字，鈐有「幾暇鑑賞之璽」和「乾隆宸翰」

二印。畫幅中有二十四國，第一幅方框榜題只殘存一字「虜□」，依次為「芮芮國」、「波斯國」、「百濟國」、「胡密丹」、「白題國」、「靺國」、「中天竺」、「獅子國」、「北天竺」、「閼



圖1 唐 閻立本 王會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槃陀」、「武興國」、「龜茲國」、「倭國」、「高驪國」、「于闐國」、「新羅國」、「宕昌國」、「狼牙脩」、「鄧至國」、「周古柯」、「阿跋檀」、「建平蠻」、「女蠻國」。除第一幅「虜國」，有一主二僕外，其餘諸國為一人，共有二十六人。榜題長方形、紅框、粉紅底，正楷墨書。

拖尾有一段跋語，跋語後有「王宇泰氏」四字印。題跋行草書寫就。

故宮藏〈顧德謙摹梁元帝蕃客入朝圖〉（圖2），紙本，高26.6公分，橫長532公分。白描圖，引首有乾隆御筆「自文其弱」四字，鈐有「八徵耄念」印，後有乾隆題行書二十四行。

卷首有楷書「梁元帝蕃客入朝圖」八字。其後白描各國人物，為首稱「魯國」，二「芮芮國」，三「河南」，四「中天竺」，五「為國」，六「林邑國」，七「師子國」，八「北天竺」，九「渴盤陀國」，十「武興蕃」，

十一「宕昌國」，十二「狼牙修國」，十三「鄧至國」，十四「波斯國」，十五「百濟國」，十六「龜茲國」，十七「倭國」，十八「周古柯國」，十九「呵跋檀國」，二十「胡密丹國」，二十一「白題國」，二十二「臨江蠻」，二十三「高麗國」，二十四「高昌國」，二十五「天門蠻」，二十六「建平蠻」，二十七「滑國」，二十八「于闐」，二十九「新羅」，三十「干陀國」，三十一「扶南國」。

幅尾有楷書一行「定為南唐顧德謙所臨」九字。按照《石渠寶笈》的說法，「此卷有長腳封字，乃賈似道印」。²顧德謙（生卒不詳）為南唐建康人，宋人稱「工畫人物，風神清勁，舉無與比」。南唐後主李煜非常推崇，稱「古有愷之，今有德謙。二顧相望，繼為畫絕矣」。³

這兩種以描繪外族人形象為主的所謂職貢題材畫，雖有設色與白描的差異，但是榜題國名與人物服飾大體相類似，應該與原藏





圖2 | 五代南唐 顧德謙 摹梁元帝蕃客入朝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南京博物院的〈職貢圖〉宋摹本是一類祖本的產物。⁴顧德謙白描本有三十一國，閻立本著色本有二十四國，均屬於傳世繪畫和文獻記載中較多者，尤以顧氏白描本為全。兩者相較，閻立本著色本中沒有河南、為國、林

邑、臨江、高昌、天門、滑、干陀、扶南等；顧德謙白描本則少靺、女蠻二國。除去宋人樓鑰（約1137-1213）在「跋傳欽甫所藏職貢圖」中所列「婆利國」外，⁵故宮兩圖涵蓋了已知〈職貢圖〉中記錄的所有國家。顧氏白



描本中，第四國「中天竺」與第五國「爲國」之間，缺少一國名；第二十二國「臨江蠻」與第二十三國「高麗」之間，有人無題或缺一國。〈職貢圖〉的流傳過程複雜，文獻從唐至清記載紛紜，非短文所能處理。簡而言之，根據金維諾的意見諸多國家如滑國、宕

昌、狼牙修、鄧至、周古柯、呵跋檀、胡密丹、白題、末國等，在《隋書》、《舊唐書》的「西域傳」中已無記載，或改用他名，或已改為州縣，或為他國所滅，基本上止於南梁。因此，他本所依據的祖本當為梁元帝蕭繹〈職貢圖〉。對比《梁書·諸夷傳》所見國名，海南諸國有林邑、扶南、干陀利、狼牙脩、婆利、中天竺、師子國。東夷有「高句驪」、百濟、新羅、倭等國。西北諸戎有河南、高昌、滑、周古柯、呵跋檀、胡密丹、白題、龜茲、于闐、渴盤陁、末（靺）、波斯、宕昌、鄧至、武興、芮芮國等。北天竺、天門蠻、建平蠻、臨江蠻諸國在《諸夷傳》中無傳。《梁書·武帝本紀》中有北天竺，《宋書·荊雍州蠻傳》中有天門蠻、建平蠻。盤盤、丹丹、文身、大漢、扶桑五國未見於〈職貢圖〉而在《梁書》有傳。虜國即魯國，南朝稱拓跋魏為「索虜」或「魏虜」。隋唐以後，人們的正朔觀念有所變化，並不以胡人建立的北朝為異己，⁶故將原「虜國」雅化為「魯國」。（圖3、4）在中天竺國之後有一國人，上身裸體，腰纏「吉貝」，跣足，明顯為一熱帶國人，或即《梁書》所載：丹丹或盤盤。「爲國」裝束同漢式，或即當時西魏國，南朝稱北朝為「偽」，「為」、「偽」、「魏」在中古音十分接近。在臨江蠻之後有一人裝飾與臨江蠻、天門蠻頗類，當是荊州所轄「江北諸郡蠻」之一，這樣顧氏白描圖中當有三十三國。

〈職貢圖〉中國家或部族的排列次序是研究者關心的問題。它們的先後編排有無一定的規律，在殘缺的〈職貢圖〉中尚不能完全表現，但從故宮所藏〈職貢圖〉及完整的記載當中，我們仍可看出某種規律。虜（魯）、芮芮、河南被排列在最前；波斯、百濟、龜



圖3 唐 閻立本 王會圖 虜國使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4 五代南唐 顧德謙 摹梁武帝蕃客入朝圖 魯國使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茲、倭多連在一起，有時波斯前有滑國，其後接高句麗。高句麗、于闐、新羅、宕昌相連。宕昌後多接狼牙修、鄧至、周古柯、呵跋檀、胡蜜（密）丹、白題；白題後是末（靺）、中天竺、獅子國、北天竺、渴盤陀、武興番；武興番之後是高昌、天門蠻、建平蠻及臨江蠻，有時臨江蠻會排的稍靠前一些；在故宮的五代南唐顧德謙本中還有林邑、為國等國，他本則無。這樣的排序也許並不能完全反映蕭繹〈職貢圖〉的原始狀況，但其所隱藏的含義或可得到某種程度的呈現。南梁與周邊國家的利益關係，是國家排序的主要指導原則。

在所有國家關係中，梁與北朝的關係是居於首位，據統計，僅東魏、北齊（圖5）遣使梁朝就達十七次之多，遠遠高於其他國家。⁷

北朝與南梁朝通使時，雙方使節在出使國都受到熱情禮遇。李業興使梁時，因是大儒徐遵明的弟子，蕭衍親自過問。蕭衍對學問精通者給予特別的尊重，而雙方所遣使節都是一時之良才。《北史·李諧傳》載：

梁使每入，鄴下為之傾動，貴勝子弟盛飾聚觀，禮贈優渥，館門成市。宴日，齊文襄使左右覘之，賓司一言制勝，文襄為之拊掌。魏使至梁，亦如梁使至魏，武帝親與談說，甚相愛重。

梁武帝統治南梁四十多年，很難說與外交上的左右逢源沒有關聯。

諸國使節往來頻繁，但卻都相當在意出使國所給予的禮遇，包括小國尾隨其後都會引發不滿。《南齊書·東南夷傳》中就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：

虜置諸國使邸，齊使第一，高麗次之。永明七年，平南參軍顏幼明、冗從僕射劉思敬使虜。虜元會，與高麗使相次。幼明謂僞主客郎裴叔令曰：「我等銜命上華，來造卿國。所為抗敵，在乎一魏。自餘外夷，理不得望我鑣塵。況東夷小貊，臣屬朝廷，今日乃敢與我躡踵」。

雖然出使敵國魏，但南齊使者仍然從當時國際秩序的角度要求，給予其附屬國更低

級別的待遇，認為高麗根本沒有資格在正式場合與己為鄰，接踵其後。

在正式場合，北使地位遠高於他國使節。段成式（約?-863）在《酉陽雜俎》卷一〈禮異〉篇中描寫梁武帝正旦接受朝賀時的情景：



圖5 | 北齊 簪羽門吏圖 襄睿墓出土 山西博物院提供

梁正旦，使北使乘車至闕下，入端門。

（略）北使入門，擊鐘磬，至馬道北、懸鐘內道西北立。引其宣城王等數人後入，擊磬，道東北面立。其鐘懸外東西廂，皆有陞臣。馬道南、近道東有茹〔茹〕崑崙客，道西近道有高句麗、百濟客，及其升殿之官三千許人。位定，梁主從東堂中出。（略）初入，二人在前導引，次二人並行，次一人擎牙箱、班劍箱，別二十人具省服，從者百餘人。至宣城王前數步，北面有重席為位，再拜。

北使先入，擊鐘、磬迎接，宣城王等後入，僅擊磬。北使與宣城王相對而立，梁武帝進入後，移步其前拜見。

值得注意的是接下來的排序，近道東有茹茹、崑崙使者，道西有高句麗、百濟使者。南朝交好西域各國由來已久。劉宋時試圖聯絡柔然（茹茹、芮芮），以期共同對付北魏。《南齊書·芮芮虜傳》載：「昇明二年，太祖輔政，遣驍騎將軍王洪范使芮芮，剋期共伐魏虜」。蕭齊朝繼承劉宋通好西域的傳統，



圖6 | 東魏 茹茹公主墓壁畫（摹本） 作者提供

益州刺史曾遣江景玄出使丁零，宣揚國威，其間曾途經鄯善、于闐等國。蕭梁建立後，西域諸國與之往來的頻繁程度，遠超前朝。南北朝對於柔然的稱謂，分別代表了他們的立場。北魏以柔然為敵，稱其為「蠕蠕」，加「虫」字旁，示侮辱之意。柔然人自稱「茹茹」（圖6，東魏茹茹公主墓），北周、隋與之關係改善，遂從其自述國名。作為柔然盟友的劉宋、齊、梁都採用「芮芮」（圖7、8）這個譯法，是柔然人自稱的音譯，⁸以示友好。

顧氏白描本中排在第二的是吐谷渾的河

南國（圖9、10-1），西域使者往來南朝，河南國是其必經之地。《南齊書·州郡志》在說到益州位置重要性時稱：「西通芮芮、河南，亦如漢武威、張掖，為西域之道也」。通過吐谷渾北上西域、南下益州的不但有各國使節，還有求法僧人。《高僧傳·法獻傳》記法獻「路出河南，道經芮芮。既到于闐，愆度蔥嶺，值棧道斷絕，遂於于闐而反」。在北涼、北魏佔據河西走廊孔道後，南朝只有完全依賴河南這一通道，才能抵達西域。⁹河南國是與南朝關係最為密切的鄰邦，僅正史



圖7 | 唐 閻立本 王會圖 芮芮國使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8 | 五代南唐 顧德謙 摹梁元帝蕃客入朝圖 芮芮國使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記載的其同南朝之間的往來就有二十八次之多。¹⁰吐谷渾利用溝通南北之便利左右逢源，統治的區域內留下很多中西文化交流的實物。如西寧出土的波斯薩珊朝銀幣、都蘭墓中的波斯王名織錦、東羅馬金幣等。¹¹這些物品都是中西交流道路繁盛的實物證據。南朝在通使西域時多次強調，語言不通，需重譯而通。《梁書·諸夷傳》在介紹滑國時稱：「其言語待河南人譯然後通」。吐谷渾是扮演往來使者嚮導加翻譯的角色，對於梁朝而言相當重要。（圖 10-2）

接下來閻氏著色本中是波斯、百濟；顧氏白描本中波斯、百濟排位雖不靠前，卻連在一起，後者由數段接成，可能位置錯簡。

波斯是當時西域最有影響的大國，北魏、



圖9 五代南唐 顧德謙 摹梁元帝蕃客入朝圖 河南使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 10-1 吐谷渾人彩繪木風帽俑 甘肅天祝岔山村唐慕容智墓出土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提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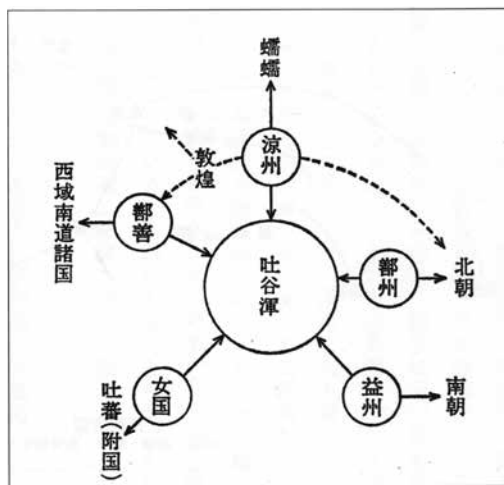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10-2 吐谷渾 取自松田壽南，《吐谷渾遣使考》，《松田壽南著作集（四）》，東京：六興出版，1987，頁122附圖。

西魏與之通好，來往次數甚多。然而，其與南朝來使的記錄僅有中大通二年（530）遣使獻佛牙、中大通五年（533）遣使獻方物、大同三年（535）獻方物等三次。當時江東與西域相去甚遠，阻隔重險，重譯不交。波斯來使是南梁交結西域大國的要事。

《梁書·諸夷傳》記載的胡夷諸國，依地域分為南海、東夷、西北諸戎等三大類。重要性卻依次為西北諸戎、東夷和南海諸國。在正式的國家慶典和朝會中，站位是按照兩例而行的，前引《西陽雜俎》中來國稀少，也是按照西域在東、東夷居西的方位排列。西域是上位，東夷居次位。東夷諸國本以高句麗（圖11～13）、百濟、新羅（圖14、15）等先後為序，高句麗居遼東、百濟居遼西。兩國之間的戰爭，高句麗先勝，百濟「尋為高句麗所破，衰弱者累年，遷居南韓地。普通二年，王餘隆始復遣使奉表，稱『累破

句麗，今始與通好』。而百濟更為強國」。¹²徐隆獲梁武帝冊封為百濟，後其子明得繼百濟，並向梁乞求儒、佛典籍、工匠、畫師等，並獲得許可。在進一步要求軍備著作時，雖然遭到拒絕，但兩國關係密切卻是事實。因此百濟居位亦不難理解。

現實生活中的諸國使節，依其重要性，在正式場合分兩列而立。〈職貢圖〉中的排列方式變二為一，最先首的幾個國家通過以上分析，或是重要的鄰國如北朝（圖16），或是國家高度依賴的作為中間人、嚮導和翻譯的吐谷渾人（圖17），或是強大的盟友如芮芮，或是世界大國波斯，或是傳統附庸如百濟，都有特別而可靠的理由，位居前列。其他國家則基本上按照地域編序，倭、高句麗、新羅（圖18）會先後排列。南海國家林邑、中天竺、師子、北天竺、渴盤陀相對集中。北方民族西域國家等在一起。有的集中



圖11 西元5世紀初 前室西壁·上段·十三郡太守像之一（左）、之二（右） 德興裡古墳 取自《高句麗壁畫古墳》：京都：共同通信社等編，2005，頁110，圖58、圖60。



圖12 | 唐 閻立本 王會圖 高驪國使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13 | 五代南唐 顧德謙 摹梁元帝蕃客入朝圖 高麗國使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14 | 唐 章懷太子墓客使圖 局部 陝西歷史博物館提供



圖 15 五代南唐 顧德謙 摹梁元帝蕃客入朝圖 新羅使
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 16 梁、北齊 壁畫墓西壁胡人圖 山西朔州水泉 山西博
物院提供

地域會摻雜其他區域國家，這顯然是左右穿插的結果。高昌國原本是南朝傳統友好國家，後來因接近北朝而為梁所棄，降至末位。¹³ 閻氏著色本中排在最後的則是在梁朝範圍內的少數民族、部族，其重要性最低，表明其鬆散的隸屬關係，甚至應該只有朝貢關係。

這樣我們基本上了解了所謂職貢圖題材繪畫中先後順序的邏輯關係，與南梁利害程度。梁元帝雖然號稱重視與周圍國家邦交關係，但在實際操作中卻未能左右逢源，盡善鄰邦。《南史·梁本紀下》承聖三年秋九月辛卯條記：「帝於龍光殿述《老子》義。先是，魏使宇文仁恕來聘，齊使又至江陵，帝接仁恕有闕，魏相安定公撼焉。乙巳，使桂國萬紐于謹來攻」。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，慢待來使，崇尚空談，即使在大軍圍城之時，



圖 17 胡人牽駱駝圖 壁畫 河南洛陽唐氏墓出土 洛陽文物
考古研究院提供

亦讀講，詔征辯論，置大局於不顧，遂遭殺身亡國之禍。



圖 18 | 唐 昭陵新羅人石像（正面、側面） 張建林攝

〈職貢圖〉題材繪畫同出一系，形式上有近似或相似之處，但具體到每一個國家情況並不完全相同。我們僅討論了幾個排序在

前列的國家與南梁之間的密切關聯，窺視這類排列所隱含的邏輯理念。

作者為西北大學特聘教授

註釋

- 關於此墓本的研究，較重要的有金維諾，〈「職貢圖」的時代與作者——讀畫札記〉，《文物》，1960年7期，頁4-17，後收入氏著，《中國美術史論集》（北京：人民美術出版社，1981），頁106-112；樓一雄，〈職貢圖的起源〉，《梁職貢圖について》等數篇文章收入樓一雄著作，編集委員會編，《樓一雄著作集》（東京：汲古書院，1994年），卷7，頁83-191；王素，〈梁元帝〈職貢圖〉新探——兼說滑及高昌國史的幾個問題〉，《文物》，1992年3期，頁72-80；余太山，〈〈梁書·西北諸傳〉與〈梁職貢圖〉〉，收入燕京研究院編，《燕京學報》（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1998），新5期，頁93-123。
- 《石渠寶笈續編》，收入薛永年等主編，《石渠寶笈》（南昌：江西美術出版社；北京：故宮出版社，2014），冊5，〈養心殿二〉，「顧德謙摹梁元帝蕃客入朝圖一卷」條，頁2168。
- （宋）郭若虛，《圖畫見聞志》（北京：人民美術出版社，2005，黃苗子點校本），卷3，頁73。
- 參見深津行德，〈台灣故宮博物院所藏〈梁職貢圖〉模本について〉，收入學習院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編，學習院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調查報告《朝鮮半島に流入した諸文化要素の研究（2）》，44號（1999），頁41-98。
- （宋）樓鑰，《攻媿集》，收入《叢書集成初編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1，據民國商務印書館叢書集成初編本影印），冊443，卷75，「跋傳欽甫所藏職貢圖」條，頁593。
- 關於北朝為漢唐一系正統觀念的討論參見劉浦江，〈南北朝的歷史遺產與隋唐時代的正統論〉，《文史》，2013年2期，頁127-151；後收入氏著，《正統與華夷——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研究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7），頁1-34。
- 石見清裕，〈梁への道〉，收入鈴木靖民等編，《梁職貢圖と東部ユーラシア世界》（東京：勉誠出版，2014），頁74-80。
- 參見羅新，〈茹茹公主〉，《文景》，2011年4期；後收入氏著，《王化與山險——中古邊裔論集》（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2019），頁79-85。
- 參見唐長孺，〈南北朝期間西域與南朝的陸道交通〉，收入氏著，《魏晉南北朝史論拾遺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3），頁168-195。
- 參見周偉洲，《吐谷渾史》（銀川：寧夏人民出版社，1984），附錄，〈吐谷渾大事年表〉，頁214-225。
- 參見夏鼐，〈青海西寧出土的波斯薩珊朝銀幣〉，《考古學報》，1958年1期，頁105-110；後收入氏著，《考古學論文集》（北京：科學出版社，1961），頁129-142；馮漢鐸，〈關於「經西寧通西域路線」的一些補充〉，《考古通訊》，1958年7期，頁59-64。
- （唐）姚思廉，《梁書·諸夷傳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3），卷54，頁804。
- 參見王素，〈梁元帝〈職貢圖〉新探——兼說滑及高昌國史的幾個問題〉，《文物》，1992年2期，頁79。